

紅樓夢

曹雪芹 著

程伟元 高鹗 整理

启功等 注评

程乙本校注版

【下】

曹雪芹著

程伟元 高鹗整理

启功等注评

紅樓夢

程乙本校注版

【下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【第八十一回】

占旺相四美钓游鱼¹
奉严词两番人家塾²

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像没有这事。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实伤感^[一]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捱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

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。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他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？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！”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俗语说的：‘嫁出去的女孩儿，泼出去的水。’叫我能

[一] “却甚实伤感”，“实”金本作“是”。

怎么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：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玩，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。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。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个岂不好呢？”

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！混说的的是什么？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久是要出门子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顾得？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，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³，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？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别的。过几年，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。我知道了，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干你的去罢，别在这里混说了。”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回，无精打彩的出来了。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，一径往潇湘馆来。刚进了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合谁恼了气了？”连问几声。宝玉低着头，伏在桌子上，呜呜咽咽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，一会子问道：“到底是别人合你恼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宝玉摇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！”黛玉道：“那么着，为什么这么伤心起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只想，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有趣儿！”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？”宝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发疯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，受人家这般苦楚！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，

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！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，几个知心知意的人，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！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，接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、混说。我又不该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，已经大变了；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怎么样了！故此，越想不由得人心里难受起来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紫鹃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，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，便道：“二爷在这里呢么？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”

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坐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得通红了。宝玉看见，道：“妹妹，我刚才说的，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了。要想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儿罢。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往外走了。袭人悄问黛玉道：“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为他二姐姐伤心，我是刚才眼睛发痒，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”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红院。

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⁴，随手翻来，正看见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⁵一首，不觉刺心^[1]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晋文⁶，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的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，便道：“你为什么又不看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来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

[1] “不觉刺心”，“不”原作“一”，从藤本、王本改。

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也只管站在旁边，呆呆的看着他。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放浪形骸之外’⁷！”袭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：“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”

那宝玉一面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着神，往外走了。一时，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^[一]。又来至蘅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闭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，在蓼溆一带栏杆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。只听一个说道：“看他上来不上来。”好似李纹的语音。一个笑道：“好！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”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别动，只管等着，他横竖上来。”一个又说：“上来了。”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。

宝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块小砖头儿，往那水里一撂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谁这么促狭⁸，唬了我们一跳！”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好乐啊！怎么不叫我一声儿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么淘气。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！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儿的要钓着，叫你唬跑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玩，竟不找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宝玉道：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，占占谁的运气好。看谁钓得着，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；钓不着，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”探春便让李纹，李纹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样就是我先钓。”回头向宝玉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不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原是我耍唬你们玩，这会子你只管钓罢。”

[一] “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”，“景”原作“影”，从诸本改。

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一个杨叶窠儿⁹，吞着钩子，把漂儿坠下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是活迸的。侍书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，清水养着。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。李纹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。又垂下去半晌，钩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李纹笑道：“怪不得钓不着。”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苇片儿。垂下去一会儿，见苇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鱼儿¹⁰。李纹笑着道：“宝哥哥钓罢。”宝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钓了我再钓。”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见李绮道：“宝哥哥先钓罢。”说着，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。探春道：“不必尽着让了。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。”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。然后岫烟来钓着了一个，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与宝玉。

宝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¹¹的。”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。岂知那水里的鱼，看见人影儿，都躲到别处去了，宝玉抡着钓竿，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竿子一甩，又唬走了，急得宝玉道：“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，他偏性儿慢，这可怎么样呢？好鱼儿，快来罢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”说得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。宝玉喜极，满怀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振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：“再没见像你这样卤人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：“二爷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”五个人都唬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；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。”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，说道：

“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！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，你快去。有什么信儿，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说着，便同李纹、李绮、岫烟走了。

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。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癩道士治好了的。那会子病里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”宝玉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得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、拿刀举棒的恶鬼。躺在炕上，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。以后便疼得任什么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时候，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，直照到我床上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就不见了。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说着凤姐也进来了。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那年中了邪的时候儿，你还记得么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也不很记得了。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什么人，拉拉扯扯，要我杀人才好。有什么拿什么，见什么杀什么，自己原觉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贾母道：“好的时候儿呢？”凤姐道：“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，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竟是他了。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。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！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！倒是这个和尚道人——阿弥陀佛！才是救宝玉性命的。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凤姐道：“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问你太太去，我懒怠说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才刚老爷进来，说起宝玉的干妈，竟是个混账东西，

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闹破了，被锦衣府¹²拿住送入刑部监¹³，要问死罪的了。前几天被人告发的。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，卖给斜对过当铺里。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，潘三保还要加，当铺里那里还肯？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，——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和他好的，——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，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。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。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儿，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见四丸子很香的香。正诧异着呢，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。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。身边一搜，搜出一个匣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裳，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，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。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，所以知会¹⁴了营里¹⁵，把他家中一抄。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几匣子闷香¹⁶。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¹⁷，灯下有几个草人，有头上戴着脑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。柜子里无数纸人儿。底下几篇小账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，应找银若干。得人家油钱香分¹⁸也不计其数^[一]。”

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一准是他。我记得咱们病后，那老妖精向赵姨娘那里来过几次，和赵姨娘讨银子，见了我，就脸上变貌变色，两眼黧鸡似的。我当初还猜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缘故。如今说起来，却原来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这里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别人治我。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？忍得下这么毒手！”贾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宝玉，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

[一] “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”，“油”原作“有”，从诸本改。

了罪，决不好叫他来对证。没有对证，赵姨娘那里肯认账？事情又大，闹出来，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你这话说得也是。这样事，没有对证，也难作准。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，他们姐儿两个，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？罢了，过去的事，凤哥儿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。”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。

凤姐赶忙笑道：“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。”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。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：“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去罢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”

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来，回至房中，合贾政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出来了。贾政便问道：“迎儿已经回去了？他在孙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得了不得。”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对头。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^[1]，叫我也没法。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以后好了好。”说着，“嗤”的一笑。贾政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宝玉儿早起，特特的到这屋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小孩子话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。

贾政也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说道：“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来了。这孩子天天放在园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儿不得济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；

[1] “贾政叹道，我原知不是对头，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”，“知不”原作“不知”，从诸本改。

生儿若不济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。但我想南边先生，性情最是和平。咱们城里的孩子，个个踢天弄井¹⁹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，胆子又大。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儿似的，没的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。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致以颡颡²⁰了事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得很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”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。不提。

且说宝玉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，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。”宝玉忙整理了衣裳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，站着。贾政道：“你近来做些什么工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；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，不肯念书。如今可大好了？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玩玩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，总丢在脑袋后头。就是作得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？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。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工夫。我可嘱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许作诗作对的了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²¹。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”遂叫李贵来，说：“明儿一早，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，一齐拿过来我看看。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”喝命宝玉：“去罢！明日起早来见我。”

宝玉听了，半日竟无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。袭人正在着急听信，见说取书，倒也喜欢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给贾母，欲叫拦阻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过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

你老子生气。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。”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，嘱咐了丫头们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。”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裳，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，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。书房中小厮答应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：‘梳洗呢。’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。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吩咐几句话，带了宝玉，上了车，焙茗拿着书籍，一直到家塾中来。早有人先抢一步，回代儒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代儒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请了安。代儒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：“老太太近日安么？”宝玉过来也请了安。贾政站着，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下。贾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因要求托一番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，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。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；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²²，与一生的正事，毫无干涉。”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去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，只是心野贪玩？诗词一道，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以后，再学还不迟呢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读书、讲书、作文章。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，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”说毕，站起来，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门首，说：“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。”贾政答应着，自己上车去了。

代儒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

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儿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。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宝玉站起来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，恳切得很。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，打头儿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”

宝玉答应了个“是”。回身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^[一]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作得伴、说句知心话儿的，心上凄然不乐；却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代儒告诉宝玉道：“今日头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罢。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份儿上头。”说得宝玉心中乱跳。欲知明日讲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[一] “(宝玉重到家塾)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”，“荣”原作“蓉”，从王本、金本改。

注释

- 1 [占旺相四美钓鱼] 占，占卜。旺相，在北方口语中本是健康的意思，这里指运气好。四美，指探春、李纹、李绮和邢岫烟。这句的意思是，她们四位女子以钓鱼来占卜谁的运气好。
- 2 [奉严词两番入家塾] 奉，遵奉。严词，即严训，父亲的训命。过去，称父命为“严训”，称母命为“慈训”。家塾，家庭或家族设立的学校。
- 3 [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] 比喻女子出嫁后，不论丈夫好坏，都要永远服从。庄季裕《鸡肋编》：“嫁得鸡逐鸡飞，嫁得狗逐狗走。”
- 4 [古乐府] 元代左克明编选的一本书。乐府诗，原指由西汉乐府机关采集的并配制曲谱可以咏唱的乐府歌辞。后凡模拟、袭用乐府诗体的诗，统称乐府诗。
- 5 [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] 这是曹操《短歌行·对酒篇》的两句诗。意思是，人的生命不长久，应当及时饮酒行乐。
- 6 [晋文] 这里指晋代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一文。
- 7 [放浪形骸之外] 这句话出自晋代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。意思是自由自在，为所欲为，不受礼法的约束。形骸，人的肉体。
- 8 [促狭] 刁钻刻薄，爱使坏心眼。这里有捉弄人、调皮的意思。
- 9 [杨叶窠儿] 一种常在水面窜动、状似杨树叶的小鱼。
- 10 [鲫鱼儿] 小鲫鱼。
- 11 [做姜太公] 姜太公，指周初的吕尚，即姜子牙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里说，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放在水面三寸上钓鱼，说：“负命者上钩来！”成语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就是从这儿来的，意思是心甘情愿地上圈套。做姜太公，就是做勾引别人甘心上当的人。
- 12 [锦衣府] 明代有锦衣卫，专管巡察缉捕，是当时的警察机关。
- 13 [刑部监] 刑部，官署名，掌管国家的刑狱和法律。刑部监，刑部属下的监狱，这是依托明朝制度而说的。
- 14 [知会] 报告、检举。
- 15 [营里] 指五营衙门。清代京师禁卫军分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营。
- 16 [闷香] 一种有麻痹作用的香，能把人熏得口不能言、四肢不能动。
- 17 [七星灯] 灯的一种，形状像北斗七星排列的样子。
- 18 [油钱香分 (fèn)] 指巫婆一类人诈骗的钱财。油、香，都是指祭神用品。
- 19 [踢天弄井] 天井，即院落。这里是说孩子们在院子里闹得很厉害。
- 20 [颠预 (mān hān)] 不明事理，糊涂而马虎。

- 21 〔八股文章〕明清科举所用的文章形式。一篇文章中间主要部分基本分为八股，开始有破题、承题、起讲等名称，有非常繁琐而且严厉的规定。这里贾政要宝玉专学八股文章，是为应付科举考试。
- 22 〔风云月露〕指专事描写风花雪月的诗词。

【第八十二回】

老学究讲义¹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

话说宝玉下学回来，见了贾母。贾母笑道：“好了！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。去罢，见见你老爷去来，散散儿去罢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去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？师父给你定了工课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定了：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念文章。”贾政听了，点点头儿，因道：“去罢，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，别一味的贪玩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学，早些起来。你听见了？”

宝玉连忙答应几个“是”，退出来，忙忙又去见王夫人，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。赶着出来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潇湘馆才好。刚进门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“我依旧回来了。”猛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。紫鹃打起帘子，宝玉进来坐下。黛玉道：“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噯呀！了不得！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？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这会